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一

時政二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賓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

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

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

託　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

回原價挾制　朝廷搖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　皇親之家既

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

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

一也大同隨征所聞衝鋒破敵名次授之舊制俱不

該載況紀功官原開被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

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

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

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减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筭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　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况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　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

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
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　皇親家人
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
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
連負累破家蕩產寃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
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帝盜空府庫一則寅緣分
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
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
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
復衆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失八也
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

該庫內官自前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
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蒙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
磁器奏　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
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柰何或封
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
臨崩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
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　主少國疑
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奏
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
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

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冐輔導之虛名而蹈曠瘝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應　詔陳言時政疏　　萬鏜

臣待罪南臺於茲四載竊觀時事頗嘗究心有懷欲言[illegible]已久矣因見兩京堂上并科道諸臣往往章[illegible][illegible]亦先得此心之所同故不敢掇拾餘論以瀆

名至於臺中職任具有　憲綱可守或遇事當興革
則惟自盡其心亦不敢漫舉細務以瀆　天聽又習
循默之迹莫逃瘝曠之愆邇者伏覩邸報　皇上以
彗出求言憂誠懇至在京各衙門官員以次條陳均
蒙　采納臣幸逢昌會感切素衷使無一言仰答
明詔則罪益大矣顧臣方以不職自陳恭俟罷黜乃
復建論似非所宜然古人有居畎畝而心懸魏闕處
江湖而不忍忘君者況臣身猶在官義無可諉故敢
披瀝愚忠條為八事以獻乞　勑各該衙門查議覆
請俯賜施行內有上關　聖躬者尤異　聖慈寬雷
霆之極察犬馬之誠特注　淵衷少垂省錄其於脩

省應　天之實殷憂啓　聖之功未必無補於萬一
也臣干冒　宸嚴不勝兢惶待　命懇悃願效之至
一公推薦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
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　旨意
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於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
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為
務而惟以屢推為精誠恐吏部猝難應　命秖取具
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
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
責任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
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

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遵照　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　進本勿得先後觀望　陛下於其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　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幷在外藩臬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例雖難槩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之　勑前項各官今後陞

轉之初即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
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徇情謬濫聽科道
糾劾夫被薦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
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吏望　陛下於前吏部
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
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
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
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
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
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
參以科道臣　曰會推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

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舉亦自有限何為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似未易行臣曰　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皐陶謨以知人為言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　一辨國是竊惟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正之分固相懸絕而形迹之似或易濕淆其大端則有四焉在乎人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信

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朋黨也矯違也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群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　聖明審察於百官之中致謹於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辨之不早辨也　一審蠲除伏覩洪武中　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蓋我　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一

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取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其拖欠者類多豪强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虚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蠧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汚官吏又或交通為姦剥生靈之膏脂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符捏巧偽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為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

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　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為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　前星發祥大賚伊邇伏望　皇上以我　聖祖為法　勑下該部將來年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物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　詔蠲除務度可行要致中敗則小戶良民均沾恵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辦使已納者姦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一舉而百善萃眾便隨善之善者也　一通鹽法我　國家

趯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為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者槩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飱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

餘鹽三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刷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筭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濟銀米共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没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題曰近日邊方鹽引雖

周竹刊

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
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
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
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
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
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
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不厚則商人不趨
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哉巡鹽
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
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
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

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勸
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
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
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監
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
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
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
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
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
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
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賑濟銀米餘鹽乃

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
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一名中納不許
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
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即以私鹽論問罪没官其正
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
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
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
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
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
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
戶部轉發而脚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

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延遲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賍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竭其煑海之力皆可以為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而經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

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而已
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
即今陝西等處藏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
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繫地方孰輕孰重况巡
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
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
各邊官司可省乎脚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
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
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弘治以
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
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

較然尤明至於華虛中賣窩之姦袪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 臣愚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一裕邊儲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足兵並論 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為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鬬有事厚募皆可為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屢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

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
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寛處客商
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為和糴
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
生之例不必拘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
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
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
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
開又止為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
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内地尚爾邊
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墻壁也其三宜令陝城

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於豐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為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即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費官銀數十萬非特所費倍多尤恐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一[illegible]竊發於中醜虜乘間際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即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

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陜西饑荒摘撥
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
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陜州之上河
頭計程止三百餘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
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
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
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
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
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
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
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

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分諭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卻於漕運內每歲撝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 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己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尅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走報聲息輕易妄軍冐支行糧草糧更 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輙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

用凡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既興其利如此
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
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
亭障多募土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為根本之圖其遠
效可冀於將來而其事機實在於今日也孟軻氏曰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此言
警切敢以為喻 一廣矜宥伏見往年妄議 大禮
及勘問大獄諸臣踵襲敝風自招罪戾上干 天怒
威譴有加是即雷霆肅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復
何所覬但臣竊聞之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今諸
臣幽錮已久悔悟必深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

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
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即雨
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論之臣屢嘗及此　天聽未
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以治體之所關群情之所
切望也臣又聞之桓公於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
皆其讐也乃能赦而用之卒得其力況前罪諸人皆
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父母也父母忍讐視而終絕
之乎又況　聖德如天無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
者乎臣今不敢過望　陛下即有施行惟乞此後或
特旨中降或因事覃恩使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譴
非盡出於　聖慈之本心而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

臣下之祈請如此則恩出 朝廷事體允當 一正
憲體臣惟為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當正
近見本院問究因犯有奏辯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
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
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因犯人欲改行巡按
而輙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
奏辯因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
别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又奏
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
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
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以杜

幸免之姦以省拘諭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訐奏往往併令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為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事輕者吏部即與斟酌去留覆請上裁若係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參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史官同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官尊也而抑揚之失倫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兩京

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
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
三項上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 勅都察
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與一體改正內有奉 旨
施行者具 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
遵照 舊制及 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明
而為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先實務臣聞治
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益於 國家謂之
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昔人君以務實
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自敝者漢武帝
宋神宗是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相繼立極垂千萬年不獨政本　聖綱廣大悉備而典章文物亦兼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上為治禮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簡冊未張者也嗣是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　皇上當積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備無以復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於大學之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時要務或猶有欽焉者伏願　陛下輟聲容之繁節畧太平之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回運　神謨專務於此博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於史稱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既成

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況天下
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　陛下以
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慮安恬內守既可
以上培　萬壽而　皇儲篤繁衍之祥省事則省費
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之澤矣
臣不勝惓惓

條陳因時興革以便官民疏　萬鏜

切惟固國之道以寬恤軍民為先而寬恤之實以培
養財力為要濟乏絶所以培其財節冗差所以養其
力營操以飭武在馬政之申嚴用人以理財在委任
之專又賦不可加而蠹財慢事之由不可以不究役

未能免而貧富苦樂之等不可以不均此皆南都軍民之利病時政之闕失本部職掌所關興革不容於少緩者也頃因災異求言該南京各衙門將重大事宜會議條奏今臣等所陳正會議中請未盡事宜聽該部徑自具奏非瑣細常務所敢專行者也及照前者各衙門會議事件俱荷　聖明采納見諸施行若陛下能行之而臣等乃不能言之是下有負於軍民上有負於　明時非特不敢誠亦所不忍也謹將廣修船以蘇貧甲等七事逐一條陳仰干　天聽伏望特勑該部早賜允行固臣等官守之幸尤地方軍民之幸也芻蕘一得犬馬寸心無任懇切之至　一

修船以蘇貧甲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船七百八十八隻近該南京各衛門會議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為增多然以額船總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即今船多損壞差未減除丙各船小甲修造陪補動至傾家年復一年困苦已極正如凶歲相仍之後青黃不節之時若非破除常格大施賑恤之恩終無蘇息之日查得漕運船隻官造官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倍數多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軍尚以為苦小甲其何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惻合無自嘉靖八年為始本部挌各衛快船遂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裏損壞

者所費修理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所致仍
該着令自修外若係成造三年以上者計年分之
久近損壞之多寡分為三班每年官為修理約在二
百隻上下并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之內無
不可駕之船矣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大率以
三十兩為中臨時勘實量為增損每年二百隻合用
銀六千兩既不可加派於有司又難以仰給於他處
且如拯焚救溺豈能久待緩圖合無本部將各年積
貯缺官柴薪幷馬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支應用
待後請　勅差官催價本部各項錢糧通融處補況
缺官柴薪銀兩正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變災傷節

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　請取用夫往年別衙門既
可取之以備災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濟因窮
撥諸事體宜無不同然此特就三年之內而言此後
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錢糧徵解如額則此法可
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斟酌其
修理之船數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餘隻或
數十隻料價或照今官為全給或與小甲三半出銀
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年限或幾年一中修或
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求為可
繼事干重大仍具　奏定奪縱使此後小甲照舊自
修然休息之餘財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夫損公

家萬數千兩之積而可以活數千姓之窮民費官司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結人心奠安重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况此快船常造常修無事固可用之於京運有事即可用之江防亦慮患之遠圖經武之算計也至於勘驗船隻并給價修理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在從宜亦難執一俱聽本部委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於彼計處停當呈部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船甲得霑實惠

一處工料以濟夫船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額存大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兩省并直隸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

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以各地方原額計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之安慶又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以然者津貼之法未均歇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由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强者多取弱者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猾者每藉口以逃回本分者惟枵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貼銀旋即縣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差適以為原籍之害至於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并修理該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二十五兩每遇船當

修造另於貼戶派徵銀數以百計而一時取足人戶固艱於供輸夫船本一事而兩次催科官司亦病其煩擾且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者追呼罔及尤爲偏累人懷不平本部近年有見於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稱便而江西湖廣秪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於體　國良法竟諉於空言只以寧國安慶見今迯夫數少則此法當行足爲明驗況查得先年本部委官員外郎徐愛案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夫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解部給領爲便以此推之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必皆可行

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船有多寡徵給工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已查得寧國府每夫一名歲徵銀十兩以八兩貼工食二兩備船料蓋本府夫額原少田糧又輕出辦固宜仍舊他處則難槩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輕重似為得中今無據以為則如江西與安慶隣界舊時每夫歲貼工食銀八兩此外又徵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慶事例今後亦止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槩依他處則貼戶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存濟先該

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因夫糧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揆之別府大率相同合無聽本部差去領　勅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查筭夫糧酌量定擬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三兩如三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錢備船料四兩者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五錢貼工食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可得船料銀一兩以備修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縣亦聽差去官員查勘果係永充丁盡戶絕者量減原額十分之二餘仍驗糧僉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奏　准將蕪湖抽分草場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兩貼工食一

兩備船料事可常行無容別議但前項草場課
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那用者動以萬
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官踏勘查追接濟
夫船是又 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收工食料價
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府各照水馬驛傳事例每年
於秋糧帶徵完足就責令該府州縣部運南京錢糧
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姦人展轉侵欺之弊至於
各處逃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靖元年又該
本部題奉 欽依比照江西逃夫事例每名歲徵歇
役銀五兩連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船獲助最為
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縱十無一追以致慣逃者自謂

得計見在者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行令各該官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捕獲到官務要驗日追銀責限起解臣等又惟法以人行亦以人廢若
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弊違慢悮事者聽本部及領　勅官查究應提問者行移撫按等衙門提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若衙門偏見回護責有所歸如此則夫役之逃缺者皆將漸次復舊而官司可省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隻之損壞者皆得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未徵者可以免徵近年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兩衛夫船實用得濟其於各該地方寬恤亦多矣　一循舊例以重差

委案照先為討處馬船工食料價以圖永久事該
部查得車駕司馬船工料逋欠者動經數萬隨船水
夫逃亡者過半有餘奏　准三年一次請　勅差委
司屬官員前去江西湖廣并南直隷安慶寧國太平
三府清查解補然本部應查錢糧不止於此車駕司
別有草場納租及會同舘馬價等項銀兩武庫職方
司有各衙門柴薪直堂弓兵等項銀兩屬有司者係
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應天府并南直隷蘇州等
府州屬軍衛者係南京錦衣等衛所每年徵辦解納
出有常經入有定數近來逋欠日甚支用不敷幸而
弘治以前稍有餘積通融處給尚爾支持今又因快

船小甲困苦之極欵與修造船料那借各項銀兩數多循此不已後將何繼然此等錢糧除遇革蠲免外小民拖欠者十之二三姦豪侵欺者居其六七如料價工食湖廣武昌等六府州侵欺銀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直隸安慶府各縣侵欺銀四萬三千四百六十餘兩太平府萬春圩草場侵欺那借銀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餘兩此皆近年差去本部郎中彭本用查出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移咨各該巡撫提追經今二年並無毫釐解報及武庫司查出蘇州等府侵欺柴薪直堂銀三千餘兩各司府俱有回報文冊的確人名而侵欺無名與回稱拖欠者不與焉以此例

之各處侵欺之弊大率皆然本部非不行文督併差人守催而各該衙門官員偏見者故分彼此閣茸者徒事延捱甚至不才交通作弊如寧國府本部行提侵欺吏書徐世用等贓證已明屢催不解且各處類此者尚多欲一查究合招生事之嫌欲置之不理孰任悞事之咎言至於此誠可憤恨當此事不可已之時圖為經常可久之計莫若差官最是簡便然前此本部已有差官之例但所查處者止是車駕一司馬船一項工料夫役而本司與各司別項錢糧未經通理又定以三年一差或間以災傷停止任非專久事難成功查得南京工部先因各處蘆洲歲課虧欠奏

准差官領　勅常年清理自是課額歲登具有成績
合無比照前例請　勅一道開載本部先年差官查
理馬船工料水夫事宜并添入前項錢糧地方止開
南京兵部郎中等官不定職名聽本部選委相應官
一員令其齎領馳驛常年往來各該地方凡錢糧之
侵欠夫役之缺少官吏人等之違慢作弊清理處分
拏問參究悉遵　勅書內事理施行如有陞遷事故
本部另推代替就將所領　勅書交與一體欽遵接
管具由奏　聞仍乞　勅吏部所差官員止於本部
四司內陞轉其出差在外考滿給由照例開呈本部
覈為具奏准令就彼復職以便行事庶可責成本官

既承專委務要勤歷地方著實幹理不許枉道回怠忽悞事及干預別端致妨本務初差於次年終以後於每年終備將清查過夫役錢糧數目及行過各件事蹟造冊具本逕自差人奏繳仍造青冊送兵部并本部查照遇考滿及考察之時覈其功過以定賢否去留或謂差官未免擾民臣愚以為三年一次差官自是舊例今不過欲其常年相繼非創為之也若止如舊或差或停徒應故事恐錢糧侵欺日甚一日直待經用既竭必將加派於民是所擾更多而事亦無濟矣況今查得所急全在豪猾之侵欺其間果係小民拖欠者自當酌事情之緩急以為寬嚴相年歲

之豐歉以為行止聽委官臨時具呈本部從宜定奪
期於地方無擾國用有資或又謂差官於荒年不便
臣愚亦有說焉一處荒他處未必皆然一年荒每年
未必皆然若持前說是以一而廢百用暫而廢常非
計之得也如工部差官秪見其益不聞其擾足為明
驗可以無疑矣　一酌起運以省船差近者南京禮
部等衙門會議奏請節省船差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
枋事例而行甚盛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
木等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京司禮等監局
奏言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

百五六十隻若照今奉　明旨則前項板枋竹木俱應免運但臣等切思　內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文可行之計伏覩累朝　明詔俱載懸價召商而　登極綸音又云京廠支取講求便宜以翊宣　德意正在今日耳合無　勑下該部将　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舊該南京運送者從長計議若係在京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所有者止於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工部於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上納如果彼中不產必資於南供應決不可缺者方将合用

數目會計停當務從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
數收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
納但前項物料數多麄重長闊難以入倉裝載各船
多於兩廠及倉囬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挽壓揺
撼壞船最甚致累夫甲修造賠貱其苦尤不可言合
無比照節年皇木事例今後遇有起運即於抽分處
所置辦索纜及一應撑駕什物編成簰筏分定起數
每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
坐快船與撑駕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於馬
船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若有未會慣習情
願募人者聽如此既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

隻而於 内府供應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
而可行者也且南京光禄寺歲運皇酒先年節經差
革每爲浮議所沮近日奉 旨悉從裁省止令解價
赴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懽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
酒所據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 聖明采納
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窮而裏河人夫差亦少
減矣 一清草場以足課額切照南京錦衣等衛所
牧馬草場弘治年間該御史等官胡海等奉 旨清
查造有冊籍各衛所除勾養馬之外其餘地土聽與
軍民耕種每畝徵收租銀一錢後又量減徵銀七分
交送本部以備買馬支用正德年間因各衛快船成

造原給官價不敷又將前項租銀漸次添給每歲所入之數不足以供所出之多先年餘積那用將盡蓋因各場舊額幷新增租地久不清查其項畝闊狹土壤肥瘠開墾有生熟之不等坐落有高低之不同本部漫無稽考一遇水旱各軍衛有司官任情開報那移災熟虧官損民又多被附近軍民有占種盜賣者有投獻勢要者以致錢糧不清姦弊雜出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委司屬官一員督同各該衛所幷坐落去處有司官員親詣各場從公踏勘將項畝界止地利等則逐一開載明白如有前項占賣投獻者問罪追贓及量追花利入官以助歲用若能自首者

究止令改正備細造冊繳部存照中間拋荒事故等項地土多方召人承佃仍量免三二年之租以償其牛種之費使人樂趨以廣地利其原除欵荒牧馬場所亦就照冊清出行令各營依時下場牧放不許避勞自便於京城內外撒放作踐致妨民業凡一應興革事宜俱聽委官議處開呈本部從長施行或事體重大具　奏定奪以後五年一次委官清查再照見徵地租銀兩各衛所經收官員近年虧欠之數比舊日見其多雖或收成豐歉不同亦因法弛人玩所致況前項租銀係買馬造船緊急之用合無比照戶部屯田子粒事例年終租銀不完者聽本部酌量分數

多寡將經收官員住俸督催仍酌量完過分數行令
開支若一年之上不完者掌印官一體酌量住俸蓋
軍職提問必須參奏事干人衆豈能槩提且參奏難
於取　旨而住俸便於常行欲使各官知懲惟此最
為簡切中間有該州縣徵銀者舊時多被指稱公用
擅自那移及至本部行查輙稱撫按批允兩相影射
難免侵漁此係本部職掌錢糧今後州縣官務要逐
年徵完解部不許那移別用本部仍行撫按衙門知
會今後亦不得越職輕准以啓弊端　一嚴點閱以
修馬政切惟營伍操練以馬為先近年南京營馬匹
倒失相繼見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一

肯用心愛養有尅減草料者有雇借與人騎坐者有
私幹走遞及馱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犒勞者
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亦由該管官員
比較不嚴所致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
督等官名下恭隨各色人員多有占用官馬居則伺
候於門出則擁隨於後馳驟任意調歇失宜尤為馬
之患害此則又非該管官員勢力所能禁沮者也查
得見行事例官軍將官馬走遞馱載等項及雇借與
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
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
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

人玩至於倒失馬匹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并追納
椿頭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所懲本部舊
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
亡近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切思馬匹取
於官民者甚難而棄之甚易關於武備者甚重而視
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於一日矣查得
近為會議重大事宜請乞　聖裁以裨修省事因江
操官軍輕壞戰船該工部議擬添差南京兵部屬官
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部屬官點看今無比照前例
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員與同本
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

事故若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
就塡註於下仍將本管坐營把總管隊等官職名明
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青冊二本送本
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
開除官軍倒失原馬及雇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
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例叅問追罰降級
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
輕重住俸叅問但例未該載本部難便定擬乞　勅
兵部查照京營點馬太僕寺少卿所奉　勅書開載
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京守備
等衙門并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

用官馬如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
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
等官事例參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係掾
史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
三匹以上者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
國馬政為重占恡阻撓者聽委官具呈本部及兵科
給事中各指實參　奏其下場牧放之時舊該監察
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惟
京營切近　輦轂之下比來馬政尚多廢弛近該內
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　聖明采納申勅團營內外
提督等官依擬着實舉行况南京法令寬縱又有諸

於京營者更乞　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
得以遵奉行事而積廢馬政可以漸次修復矣　一
審戶則以均甲役近該南京各衙門會奏審替快船
小甲該兵部議得一應綜理事件仍行本部斟酌處
審為照南京各衛所軍伍日見消耗大凡得過之家
皆在操甲之數雖有隱漏蓋亦無幾若將各衛所軍
餘人戶一槩拘審但事干人衆有住居京城內外者
有散居各州縣者追呼未必依期造冊未免科取文
移冗繁遠近騷動畢竟替換之人不過十之一二所
益者少所擾者多况使見當者冀於倖免聽審者懼
於編僉衛所官員因而詐騙新舊人戶各費閒錢本

部該司官員耳目有限雖竭其力人戶豈能盡知雖秉至公下人豈能盡防且富者僉甲必致生怨貧者退役易以招嫌浮言一動卒難自明以此嘉靖四年本部奏要審替船甲兵部恐為各衛所親管官員大開騙局欲再酌量停當然後舉行誠有見於此也今欲便於各甲不必別為更張臣等已照兵部覆題內事理斟酌審處將見當各甲告稱消乏者聽其自行舉報相應之人籍記在官本部選委司屬官員督同該衛所親管官從公查審舊甲果係十分消乏方許退役新報之人果係相應就以其人代之若告有不實照舊不動止於本船衆甲之中審其戶則高下

定領船出差年分之久近辦銀幇貼數目之多寡闕
有保甲貧富不均湊集一處者量爲更調各項事情
俱以十年爲限每一衛所審畢連人引赴本部覆審
無詞人各給與印信由帖一張備開出差貼銀等項
事由在內使彼此知悉不得相欺此特舉其大槩至
於綜理調停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在從宜亦難執
一俱聽委官從長計議呈部施行以後十年一次照
此審編其十年之內合有因事貧乏等項出於不測
者亦止於差貼之際量從寬恤不得輙有變更譬之
州縣里甲十年豈無消長而審替必待造册之年所
以杜紛擾而定人心畧小妨而全大體也如此則各

甲雖不能大有更替然差貼均平節目簡便即所以寬恤之也再照快船小甲係南京第一苦差豪猾之徒百計躲避今後若有脫除軍籍頂匠冒民及投充勢要衙門寫字工藝等項聽本部徑自拘拿重治躲住外州縣者行移撫按官提解其南京內外守備等衙門不得干預占悋及訴告甲役船差事情法司亦不得受理庶事歸畫一人莫容姦而力役可均矣

應　詔陳言內治外攘疏　　劉翀

竊惟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未有內不治而能治外者亦未有不治內而能長治久安者近日軍士作亂大同番達侵犯甘肅上馬厘　皇上西北之

悳下焉啓寧執安攘之慮然功將告成治必及内司無待於小臣之膚說但臣伏覩近降 聖旨這本内所言典禮還通行曉諭天下臣民事在 朝廷的自有處置關係各衙門的行於各官着開誠布公保民體國不許恣意怙勢有負任使臣又伏讀前日 明詔爾内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有以見 陛下圖治求言之盛心也臣以菲才備位言責而於 國家之利害寧忍緘默不言庸庸保祿以負任使乎切以大同甘肅邊固可憂而其内治未脩尤有可憂者焉 陛下試于深宮獨居之時靜思文武之臣平日趨附後先所託

者誰與臨事折衝禦侮所託者誰與先事運籌決策
直言敢諫諍以消禍患於未萌者又其誰與　陛下
念及于此良可寒心此臣所以寢食不寧日夜關心
而所謂大可憂者此也然濟濟在廷綽有其人顧
陛下委任何如耳誠使委任專一不閒讒佞則忠臣
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
已歲外治將舉而其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也此
臣用是勉誠效公披肝瀝膽謹以脩內治一十事條
陳於左上瀆　天庭伏乞　皇上法大禹好善之心
興成湯從諫之美事在　朝廷者留神省覽事係各
衙門者　勅下部院採擇施行則內治可省君臣一

休國勢等天日之尊治安同山河之固區區外患自爾潛消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

一緝聖學臣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臣前叨侍　經筵嘗聞進講雖虞廷都俞吁咈之氣象不過如此較之崇異端而禁道學者霄壤不同臣願　陛下自今緝熙　聖學誠意正心好惡不偏喜怒惟公　經筵日講有始有卒又必於退講之餘清間之燕以所講經書慎思明辨何者為脩身齊家之理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體貼身心措之躬行或有疑難召選老成講官儒之分直講說以解疑難久則聖心豁然義理貫通是非邪正昭然明白

則德業自成太平可致　一近正人臣惟正人在位
則天道開明朝野肅清如堯舜親賢而天下治此其
明效不可誣者　陛下登極之初優禮老臣召用名
德天下舉欣欣然而望太平美莫加矣臣願　陛下
廓天地之量忘形迹之嫌凡內外文武官員老成練
達公廉才智盡忠報國輸誠愛民者此皆正人之類
也自今視如手足置於腹心託以股肱之寄使為爪
牙之資又必勿貳勿疑惟和惟一使之展布四體以
立治功則凡為之臣者誰不爭相濯磨開誠布公以
圖消埃之報乎如其不然自有　國法如此則內外
有人緩急可託天下之治自然興隆　一遠佞人臣

惟邪人在位則元氣蔽塞邦國殄瘁如堯舜四罪而
天下服此雖已往于今可鑒　陛下登極之初斥逐
佞人澄汰冗員天下慶幸至今無已臣願．陛下平
權衡以驗所為凡內外文武官員心術回邪蹤跡詭
秘攀援附和竊取美官變亂是非誣陷忠良無事則
攘臂橫行有事則緘口不言此皆佞人之類也此等
佞人能阿諛為容逢迎為悅若少不加察則墮于計
中其誤國敗事誠不難矣自今必沮而抑之疎而遠
之不使變亂是非顛倒賢否誤壞政事覆敗邦家如
此則舉朝皆正人而天下之事自不傾頹　一畏天
變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近来星

隕于上地震于下螽蝗爲孽水旱作沴非常災變紛紜奏牘之間然變不虛生必有感召即今姦邪得志貽害善類辯言亂政叛軍逆命以至番達回賊深入搶殺則其兆應已昭昭矣甚可畏也　陛下登極以來宵衣旰食用賢圖治可謂脩省于上矣但臣下不能效忠致有此變臣願　陛下自今君臣同心恐懼脩省君盡其道于上臣盡其道于下一政之出與金石同其堅一令之出與四時同其信不朝更而夕改不前是而後非潛消亂政之臣默奪奸邪之志則叛逆不起邊塵可息人事既脩天變自消　一恤民隱

臣惟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元氣不可不養民

隱豈可不恤乎　陛下登極以來賑恤貧窮蠲免租
徭近又停差拏官可謂憂恤民隱矣但邇者加以師
旅饑饉閭閻窮悴生理蕭條言之寔為傷心見者無
不刺目兼以各處鎮守奏差拏官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　臣願　陛下為國愛民益加優恤凡百官在外或
不公不法貪汚害民被人訐奏者　勅下都察院行
移撫按從公查勘如有回護一體坐罪自今再勿差
人一槩拏官以翼假虎張威之勢以中因公徇私之
謀如此則官得安位行志民各安居樂業自無騷擾
之害愁嘆之聲也元氣壯則身彊邦本既固則國自
寧　一容諫諍臣惟君仁則臣直從諫則君聖為臣

子者孰不欲苟圖便安以保祿位乎但言責不盡則上負 朝廷中負所學下負百姓何顏以立 清朝而 朝廷亦將焉用此人乎是以目擊時弊不避觸忤不顧利害盡忠諫諍直言論奏要之上以為國下以為民非為身家計也 陛下近降 明詔欲臣僚職盡忠此即禹之好善湯之從諫之美也臣下將順豈敢後乎臣願 陛下自今虛己聽言平心察理如其議奏果為國為民之謀非一人一家之私或可以消禍患於未然備姦宄於不萌也必容而納之 勑下 部院議其可否可則見於施行縱使過當亦宜委曲涵容以開言路不必索垢尋瘢深究其過以塞言

路以蔽耳目以稟股肱也如此則天下利害生民休
戚得以上達而無壅蔽天下自治　一立紀綱臣惟
惟辟作福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蓋權不可下移臣
不可上僭也　陛下登極之初總攬權綱政出於一
紀綱不可謂不立也但近有奸邪之徒夤緣囑託排
斥異己是雖名假激揚其實欲快私忿報讐怨耳致
使忠良喪氣權柄下移是豈　國家之福政事之美
也臣願　陛下振立紀綱慎重名器自今凡有事機
必裁以　聖斷而後施行其黜陟銓選委任該部禁
其傳陞之失刑罰獄訟盡付法司絕其報復之非至
於錢穀禮工之事各付所司惟執要以責成不紛更

而變亂中間奉公守法者固不待於戒飭其玩法述惑中藏奸計者曉以利害使各盡其職各保身家毋貽後悔如此則權不下移名器必重 朝廷自尊

一平賞罰臣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人主制馭天下之大柄賞罰適平則人心悅服否則物議浸興何以駕馭豪傑鼓舞天下乎 陛下登極之初酬功懲惡惟明克允賞罰不可謂不平也但邇來有無功受賞無罪罹罰者亦有功罪相同而賞罰或異者又有冒報功次希圖陞賞者人心渙散職務廢弛職此故也 陛下自今平其賞罰付之公議責於所司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

私果有功也與衆賞之使無功者不得以濫受果有罪也與衆罰之使無罪者不得以濫及至於功罪相同者不分親疎不論遠近而一體賞之罰之焉則賞罰均乎人心自服職務必舉　一廣恩威臣惟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然政豈有大於戎兵乎蓋戎兵凶器所關非細而驕兵悍卒不可一日不在紀律之中不然則流于寬縱志氣驕橫難以制馭今日大同叛軍是已此等亂賊乃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　陛下止誅首惡不問脅從誠天地好生之德也但恐寔預悖恩益長驕縱若徒事姑息不振國

威而提師止亂者倘或不恤國體不為遠慮苟且塞責欺罔蒙蔽是又誨而翼之也萬一各處效尤奸賊蜂起何以處之可畏之甚也 臣願 陛下自今以剛為主以嚴濟寬明照欺罔伸法振威施陰慘於陽舒之中沛雨露於霜雪之際一張一弛並行不悖或操或縱兩全無害嚴威峻命常施于驕兵悍卒之衆以折其縱横難制之氣而其盡職者未始不結之以恩謙裕温詞每施于賢良方正之士以勵其直言敢諫之節而其曠職者未始不制之以法如是則恩威振舉天下慴服 一設總制 臣惟天下之事有綱有要挈綱以張目則有條而不紊執要以御煩則力少而

功多此理勢之必然即今各處邊境事多失機亂日
易起此其故何哉蓋由總制不設卒然有警而鎮守
等官各守信地自分彼此不能協濟故耳 陛下登
極以來思患預防總制非不設也但設而不久又況
夷性險詐視總制之設否為在己之出沒其出與沒
速如雷電而總制旋設徒勞無益譬之激西江之水
以救涸轍之魚殆亦晚矣欲地方無事得乎近該兵
部題設總制以圖兩全事奉 聖旨是楊一清改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仍舊
着提督陝西三邊等處軍務寫勑并符驗旗牌關防
都給與他着上緊前去臣聞之不勝欣躍有以見

陛下奮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得綱要之舉矣臣願
將宜大等處地方照依陝西亦設總制一員　勑下
廷臣議舉內外素有才望夙著忠良諳練邊務大臣
二員內選一員設為總制之官付以閫外之權鎮巡
以下悉聽節制陝西在於固原宣大在於宣府各常
川住劄居中制外以綱統目無事則責成屬官處置
兵糧脩設險隘有警則詳審機宜量調兵馬互相救
援臣知號令一傳將士星馳聯絡勢成彼此協濟以
守則可固以戰則可勝以攻則無不服也又必議立
定期或三年兩考一換如有陞遷等項照依巡撫事
例必候交代而後離任如果有功仍乞　皇上俯念

邊臣不次超擢以勵將來否則　國典具在誰敢犯若然則禍本潛消任久功成庶無臨渴掘井之患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皇朝經世　卷三十一終